

# 兰亭序杀局

王觉仁◎作品

III 长安乱

## 兰亭序杀局

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  
CS BOOKY

兰亭序杀局

王觉仁◎作品

III 长安乱

兰亭序杀局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  
CS-90007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兰亭序杀局 . 3 / 王觉仁著 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8.6  
ISBN 978-7-5404-8697-6

I. ①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8 ) 第 089628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**上架建议：长篇小说**

LANTING XU SHAJU 3

**兰亭序杀局 . 3**

作 者：王觉仁

出 版 人：曾赛丰
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：于向勇 秦 青

策划编辑：马占国 徐 娅

营销编辑：刘晓晨 刘 迪

版式设计：潘雪琴

封面设计：VIOLET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：452 千字

印 张：24.5

版 次：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8697-6

定 价：49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—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—59320018



目  
录

- 第一章·廷对 001  
面对皇帝巨细靡遗、刨根究底的追问，萧君默的回答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，却无一露出破绽。
- 第二章·深谋 018  
王羲之的深谋，谋求的绝不是一时或一朝的势力，而是一种掌控历史走向、操纵王朝更迭的可怕力量！
- 第三章·复仇 034  
蒙面女子蹲在王弘义面前，把刀尖抵在了他的胸膛上：“王弘义，你杀人如麻，恶贯满盈，今天便是你的死期！”
- 第四章·国士 049  
萧君默注视着魏徵，忽然开口念道：“既伤千里目，还惊九折魂。岂不惮艰险，深怀国士恩。季布无二诺，侯嬴重一言。人生感意气，功名谁复论。”
- 第五章·失宠 066  
自从去年构陷太子失败后，李泰就落入了人生的最低谷。有生以来，李泰头一回品尝到了失宠的况味。
- 第六章·权谋 083  
“我要不玩权谋，如何帮你正位东宫？又如何帮你君临天下？”萧君默淡淡一笑，“我行于黑暗，只为你立于光明，你不来点掌声，还发牢骚？”

## 第七章·遗孤 096

忽然，仿佛一道闪电在脑海中划过，楚离桑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惊呆了。萧君默！原来自己一直苦思不得的跟姨娘眉眼酷似的这个人，正是萧君默！

## 第八章·策反 110

李安俨眸光凝聚，死死地盯着李元昌：“殿下的意思，莫不是要让我……造反？！”

## 第九章·芝兰 127

看见徐婉娘的一刹那，萧君默心中忽然泛起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。这一生中，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五官娟秀、神情温婉的妇人，可不知为什么，萧君默却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。

## 第十章·真相 140

萧君默想着想着，突然，仿佛一道闪电劈开了漆黑的夜空，一个最不可能的答案跳进了他的脑中——隐太子！

## 第十一章·家人 155

“没有任何大局，会比家人的性命更重要。”萧君默不假思索道，“咱们若连家人都不能守护，还谈什么守护天下？”

## 第十二章·政变 168

萧君默往太极官的方向瞟了一眼，淡淡道：“看见那些森严巍峨的宫阙了吗？那里就是大唐的心脏。今夜，就有人处心积虑要捅它一刀。”

## 第十三章·潜逃 187

一片混乱中，没有人注意到，李安俨下了城楼之后，并未走入官中，而是朝相反方向快步走去，转眼便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之中。

## 第十四章·立储 202

长孙无忌一听，顿时大惊失色。原来皇帝绕了一大圈，是在暗讽他包藏野心，拥立李治的目的就是想做权臣！

## 第十五章·诱捕 217

“刚刚得到情报，明日上午，魏王会在终南山别馆设宴款待王弘义，实际是想诱捕他，咱们的机会来了。”萧君默刚一落座，便环视众人道。

## 第十六章·混战 233

楚离桑赶紧回头，心猛地一沉——苏锦瑟果然已仆倒在地，后心赫然插着一根羽箭，鲜血早已染红了她的后背。

## 第十七章·绝境 248

此时此刻，遍体鳞伤的萧君默和楚离桑就像两支风中的蜡烛，正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维系着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光焰。

## 第十八章·贬官 263

李世民神色阴沉：“倘若萧君默与天刑盟真有什么瓜葛，那他必然还会有所行动。所以留着他，才能把王弘义和天刑盟引出来，要是现在便杀了他，真相就永远消失了。”

- 第十九章·废黜 281  
萧君默在心里无奈一笑。有些时候，兄弟是用来救命的；可有些时候，兄弟却可能是用来出卖的。
- 第二十章·猎杀 298  
李世民圆睁双目，眼球凸起，突然大喊一声：“听我说……”话刚出口，龙首刀划过一道寒光，滚圆的头颅便飞了出去，从身躯中喷出的鲜血溅了萧君默一脸。
- 第二十一章·兄弟 314  
就在利箭射到眼前的一瞬间，萧君默仰面朝天，往悬崖外一倒。羽箭擦着他的鼻尖飞过。萧君默张开四肢，像一只滑翔的鸟儿，从崖上直直坠了下去……
- 第二十二章·身份 328  
“萧君默，你一个被朝廷两度通缉的钦犯，竟敢三更半夜闯入皇宫，到底意欲何为？！”赵德全压着怒气，也压着嗓音道。“我想了结一切。”萧君默说得云淡风轻。
- 第二十三章·决杀 345  
王弘义的牌并没有全部打光。虽然失败的结局已不可逆转，他至少还有最后一招，那就是玉石俱焚，与李世民同归于尽！
- 尾声·归隐 372  
李世民大为不解，道：“那你想要什么，告诉朕，朕一定满足你。”萧君默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臣欲归隐林泉，唯望陛下恩准。”
- 后记·可以卑微如尘土，不可扭曲如蛆虫 379

贞观十七年的第一场雪从苍穹深处缓缓飘落的时候，萧君默回到了长安。

此时的他，已经从一个亡命天涯的逃犯变成了朝廷的平叛功臣。

萧君默身穿玄甲卫郎将的甲胄，披着一袭猩红的大氅，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，穿过雄伟壮丽的大唐山河，穿过几千里的风尘霜雪，穿过诡谲无常的命运给他设下的重重迷障，带着历经沧桑、恍如隔世的心情，回到了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。

倘若此前的一切都是上天给他的考验，那么衣锦还乡无疑是对一个勇士最公正的奖赏。

然而，萧君默丝毫没有荣归故里、凯旋还朝的喜悦。

因为他知道，等待在他前方的，将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可怕的阴谋、纷争与杀戮，而表面上富贵雍容、繁华太平的长安，实则已是暗流涌动、杀机四伏，很快就将成为各方势力终极对决的血腥战场。

自己能够挽回这场注定到来的劫难吗？

萧君默不敢做出肯定的回答。

此刻，尽管他的神情一如往常那样坚毅和从容，可心底还是不可遏止地浮出了一丝惶惑与不安。

天幕低垂，白鹿原辽阔而苍茫。

长长的队伍押送着十余辆囚车在雪地上辘辘而行。囚车上分别关押着披头散发



的李祐、曹节及一千心腹。他们一个个面如死灰、目光呆滞，与策马走在一旁的春风得意的裴廷龙、薛安等人恰成鲜明对照。

去年初秋，萧君默仅用一天时间就挫败了齐王李祐的叛乱图谋，之后却不得不在齐州滞留数月——皇帝给他下了一道旨意，命他暂留齐州善后，待肃清齐王余党、恢复齐州的安宁和秩序后才能还朝。

当然，除此之外，皇帝也赦免了他，宣称他已将功折罪，不但可既往不咎、官复原职，还许诺回朝之后给他加官晋爵。

那天，朝廷特使宣完诏书，萧君默却仍跪在地上久久不愿接旨。

因为他并不稀罕朝廷的官爵，尽快回到长安找到楚离桑才是他此刻最为迫切的念想。负责宣诏的朝廷特使是刑部尚书刘德威，他奉命与萧君默一起处理齐州的善后事宜。见萧君默迟迟不接旨，刘德威大为尴尬，连忙凑上前低声劝说。一旁的桓蝶衣和罗彪等人也轮番劝他。萧君默犹豫良久，忽然念及袁公望现在身负重伤，自己若只顾儿女情长，弃他而去，便是不义，又想到朝廷此次欲肃清齐王余党，难免大肆株连，自己留下来或许还能救一些人。想到这里，他才磕头谢恩，接过了圣旨。

随后的日子，萧君默配合刘德威对齐州的大小官员展开了烦琐的审查和甄别工作。

由于刘德威行前领受了皇帝旨意，采取了“宁枉勿纵”的严厉态度，稍有疑点便要入罪，而萧君默则始终坚持从宽发落、疑罪从无的原则，希望把打击面控制在最小范围内，所以二人多有抵牾，屡屡争执不下。为此，萧君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，把苦心搜集到的翔实证据一一摆在刘德威面前，这才救下了一个个无辜官员的性命。

最后，齐州的数百名官员只有十余人真正被定罪，其余大多数都在萧君默的全力营救下逃过一劫，重新得到了委任。

其间，袁公望在郗岩的悉心照料下，伤势也逐渐痊愈。

萧君默离开齐州的那天，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场面——数千名齐州的官民士绅扶老携幼，自发前来送行，把齐州西门堵得水泄不通。许多人当场就跪下了，涕泗横流，频频磕头，连声高呼“恩公”。萧君默目光湿润，赶紧下马，将那些人一一扶了起来。

刘德威也被这一幕感染了，对萧君默道：“佛说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萧将军救了这么多人，可谓功德无量啊！”

萧君默淡淡一笑：“刘尚书谬赞了。萧某做事，向来只问良心，不计功德。”

“施恩不图报，为善而不着善相，如此不住相功德才是真功德！萧将军年纪轻轻，心性修为却已非常人可及，老夫佩服之至，佩服之至！”

直到走出齐州城很远，刘德威仍在啧啧赞叹。

由于用囚车押送人犯，萧君默一行走得很慢。从齐州到长安，他们走了足足一个月。队伍抵达白鹿原的这天，已然是贞观十七年的正月初七。

李世勤奉皇帝之命，率一众玄甲卫将士在春明门外的十里长亭列队迎候。

一想到萧君默不仅捡回了一条命，还能以烜赫的功臣身份荣耀归来，李世勤的心里便充满了庆幸和欣慰。

他站在亭子里极目远眺。

许久，透过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一支队伍终于缓缓进入了他的视野。李世勤心头一热，赶紧走出亭子，大踏步朝他们迎了过去。

一见到李世勤，萧君默、桓蝶衣、罗彪及裴廷龙等一千玄甲卫尽皆下马行礼。李世勤跟裴廷龙等人寒暄了几句后，走到了萧君默和桓蝶衣面前，定定地看着他们，眼中不觉便有些湿润。

“舅父……”桓蝶衣心中似有千言万语，却哽咽着说不出话。

“师傅，我们不在的这些日子，让您老人家挂念了。”萧君默强忍着内心的伤感，笑了笑。

“臭小子，老夫才不挂念你们。”李世勤瞪着眼道，“你俩翅膀硬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何曾把我这个老头子放在眼里？”

“师傅教训得是。”萧君默陪着笑脸，“我们这不是知道错了，赶忙回来向您赔罪吗？”

“算你小子走运！”李世勤依旧不依不饶，“要不是你们萧家祖上积德、你爹在天有灵，我看你小子也没命回来了。”

“舅舅，现在事情不都过去了吗，您还说这些干什么？”桓蝶衣上前，一把揽住李世勤的胳膊，撒起娇来。

听到李世勤提起养父，萧君默不禁下意识地转头，朝其坟墓所在的方向望去，眼中一片忧伤。

“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我多次来看望你爹，放心吧。”李世勤察觉到他的神色，忙道，“还有，据我所知，吴王殿下和魏太师，也没少过来祭拜，大伙都在替你这个不孝子尽人伦呢！”

萧君默赧然无语。

“舅舅！”桓蝶衣急了，“师兄九死一生才回到家，您就不能少说两句？”

“行了行了，赶紧跟我走吧。”李世勤这才缓下脸色，看着萧君默道，“圣上还在宫里等你觐见呢。”

“这么急？就不能让师兄先歇一歇，明天再入宫？”桓蝶衣道。

“圣上是要给你师兄封官，你说该不该急？”

“真的？”桓蝶衣一听，顿时雀跃起来，推了萧君默一把，“快走快走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赶紧入宫！”

萧君默淡淡一笑。

皇帝这么急着召他入宫，绝不仅仅是封官那么简单。他很清楚，皇帝真正关心的事情，其实还是《兰亭序》和天刑盟。

李世民在两仪殿单独召见了萧君默，连李世勤都被拦在了殿外。

此时，偌大的两仪殿内，只有三个人——皇帝端坐御榻，赵德全侍立一旁，萧君默跪在下面。原本就恢宏阔大的殿堂，此刻越发显得空旷冷清。

李世民久久凝视着萧君默，很长时间没说一个字。

萧君默则一动不动地跪着，眼眸低垂，面容沉静。

赵德全不时偷眼瞧瞧这个，又瞧瞧那个，心里竟莫名有些紧张。

大殿沉寂得像一座千年古墓，只有角落里毕毕剥剥燃烧的炭火发出些许声响。

不知多了过久，李世民浑厚的声音才在大殿上缓缓响起：“萧君默，你这大半年来，辗转数千里，跨越十几州，一次次金蝉脱壳，一回回死里逃生，让朕寝食难安、伤透了脑筋，也让你的同僚疲于奔命、丢尽了脸面！最后你却摇身一变，从朝廷钦犯变成了平叛功臣。如此传奇，堪称世所罕见！此时此刻，朕不知你的心里做何感想？”

“回陛下，”萧君默几乎不假思索，朗声答道，“微臣经历了这一切，既可谓感慨万千，亦可谓心如止水。”

“哦？”李世民眉毛一挑，“你这话岂不是自相矛盾？”

“是的，微臣此刻的心境的确矛盾，故只能据实以告，不敢欺瞒陛下。”

“那你且先说说，你感慨什么？”

“微臣劫走辩才父女、触犯大唐律法，是为不忠；远走天涯，任家父坟冢荒芜、无人祭祀，是为不孝；为一己活命而杀害玄甲卫同僚，是为不仁；有负陛下的期望与朝廷的栽培，是为不义。似微臣这般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，实乃人神共愤、天地可诛！幸赖陛下天恩浩荡、慈悲为怀，给予微臣改过自新、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令微臣惭愧无地、感激涕零。如此种种，皆为臣胸中感慨。”

萧君默站在皇帝的立场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就等于帮皇帝出了一口恶气。李世民心里舒服了一些，不过脸上却面无表情：“萧君默，你把自己骂得这么狠，可到底是真心话呢，还是为了敷衍朕而精心准备的说辞？”

“陛下明鉴！微臣所言，句句发自肺腑，绝不敢心存敷衍。”

李世民冷哼一声：“那你再说说，‘心如止水’又是何意？”

“回陛下，自从微臣犯下滔天大罪，愧悔之情便日甚一日，自忖无颜苟活于世，常欲自裁以谢天下……”

“等等！”李世民忽然打断了他，“‘常欲自裁以谢天下’？萧君默，你这不是明摆着糊弄朕吗？你若真有此心，为何还三番五次、千方百计逃脱玄甲卫的追捕？何不干脆把人头献上，以赎罪愆？你没有这么做，说明还是贪生怕死，又何必把话说得如此堂皇？”

“陛下教训得是。”萧君默淡然一笑，“不过微臣这么说，自然是想表明一些心迹，不知陛下能否容微臣把话说完？”

“行，你接着说。”

“谢陛下！微臣之所以没有把人头献上，或许有贪生怕死之心作祟，但也未必尽然。其中缘故，便是微臣自忖罪孽深重，一死不足以赎之，故欲奋此残躯，为我大唐社稷建立尺寸之功。倘能如愿，微臣便了无遗憾了。之后是生是死，是杀是剐，全凭律法处置，听任陛下圣裁，微臣绝无怨尤。正因心存此志，加之如今大事已毕，生死荣辱皆已不再萦怀，故而微臣才敢说出‘心如止水’这四个字。”

“为我大唐建功？”李世民斜眼看着他，“萧君默，莫非你有未卜先知之能，在逃亡路上便已预见齐王会叛乱了吗？”

“陛下误会了，微臣并无此意。”萧君默道，“微臣流落齐州、卷入齐王事件纯属意料之外。”

“那你说的‘建功’又是何意？”

萧君默抬起头来，嘴角泛起一丝浅浅的笑意：“微臣所指，便是不惜一切代价为陛下取得《兰亭序》。”

此言一出，李世民不由一震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

一旁的赵德全也始料未及，忍不住睁大了眼睛。

李世民身子前倾，紧盯着萧君默：“那你拿到了吗？”

萧君默迎着皇帝灼热的目光：“是的，微臣拿到了，否则岂有颜面来见陛下？”

之前的几个月里，萧君默已经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想得很透彻了。他知道，自

已回到长安后，必将面临错综复杂、凶险异常的局面，要解决的问题势必一个比一个棘手，要对付的势力也将一个比一个强大。所以，无论如何都要先取得皇帝的绝对信任，进而掌握必要的权力，否则在长安这个龙潭虎穴便什么都玩不转。而要取得皇帝信任，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，无疑就是把皇帝梦寐以求、志在必得的《兰亭序》主动献出去！

如此，皇帝才会真正对他既往不咎。

说到底，皇帝恨他的原因并不在于他劫走了辩才父女，而是在于辩才一跑，寻找《兰亭序》真迹的线索便断了。如今他既然主动献上《兰亭序》，那么皇帝非但可以无视他此前的罪行，反而要给他记一大功。

此刻，李世民已经情不自禁地从御榻上站了起来，眼中闪烁着喜出望外的光芒：“《兰亭序》现在何处？”

“回陛下，微臣方才入宫时，已经将真迹交给了李大将军，由他暂为保管，陛下随时可以取来御览。”

“好，很好！”李世民龙颜大悦，“萧爱卿，平身吧，你为我大唐社稷立下了两桩大功，朕要重重赏你！”

萧君默站了起来：“谢陛下！但微臣只求将功赎罪，不敢期望奖赏。”

“这些客气话就不必说了。朕向来赏罚严明，这你也知道。”李世民重新坐回御榻，“当然，在奖赏之前，朕还是有些话想问问你。”

“请陛下明示。”

“朕很好奇，你当初是出于什么动机劫持辩才父女的？”

萧君默一听，当即面露赧然之色：“回陛下，说来惭愧。微臣当初奉旨前往伊阙捉拿辩才时，便对其女……对其女楚离桑生出了爱慕之情，回朝之后依然无法忘怀。所以当楚离桑被陛下请入宫中之后，微臣便鬼迷了心窍，天天寝不安枕、食不知味，最后……最后为了儿女私情，才罔顾君恩，铤而走险，铸下了大错！”

说完，萧君默便又跪了下去，一脸愧悔不已的表情。

萧君默很清楚，要消除皇帝对他的疑虑，最好的办法便是拿儿女私情来当挡箭牌，何况他说的这些话，本来也是一部分实情。

李世民呵呵一笑：“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看来萧卿也未能幸免啊！”

“微臣万分惭愧，更不敢妄称英雄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年轻人血气方刚，容易冲动，行差踏错在所难免，只要能吸取教训便可，正所谓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嘛！”

“谢陛下！”萧君默重新站起身来。

“朕再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做错了，才想为社稷立功以赎前罪呢？”

“回陛下，臣是逃出了江陵之后，才慢慢想通这件事的。”

李世民看着他，又问：“那，辩才父女现在何处？”

“微臣与辩才父女在越州取出《兰亭序》后，辩才说要去齐州拜访故友，于是我等便动身北上，不料在半路遭遇山贼打劫，辩才父女在打斗中与微臣失散，至今……至今下落不明。”

“哦？这么巧？”李世民半信半疑，“若是未遇山贼，你原本又做何打算？”

“微臣已决定取走《兰亭序》，回京向陛下自首请罪。”

李世民若有所思：“照你这么说，你对那个楚离桑已经没有感情了？”

萧君默故意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不瞒陛下，微臣对她的感情……并没有变。”

“既然还钟情于她，你又为何舍得背弃她？”

“因为微臣对我大唐社稷忠心未泯，终究不敢为儿女私情而忘却家国大义。”萧君默眼中闪射出真诚的光芒，“这也是微臣在逃亡路上经过冷静思考，又在内心经历一番天人交战之后，痛定思痛做出的抉择！”

李世民显然感受到了他的真诚，遂不再疑心，转而问道：“你和辩才到江陵的目的，是不是去跟天刑盟的分舵接头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你们总共找了几个分舵？”

“三个。”

“除了裴廷龙抓到的那个谢吉之外，另外两个分舵的人现在何处？”

“回陛下，微臣离开江陵之后，便再没见过他们了，是故也无从知其下落。”

李世民瞟了他一眼：“也罢，那你告诉朕，你和辩才找这三个分舵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取回天刑盟的圣物‘三觔’。”

“三觔？！”李世民不明所以，“三觔又是何物？”

时至今日，曾是天刑盟核心机密的“三觔”已然没有了保密的价值，所以萧君默便将三觔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对皇帝做了解释，包括王羲之那句“三觔解天刑”所隐含的深意，也对皇帝做了详细说明。当然，自始至终，他都没有提及盟印“天刑之觔”。

李世民恍然大悟，不禁笑道：“几百年来，无数士人读过王羲之在兰亭会上所作的这首五言，可又有谁能想到，‘三觔解天刑’这五个字中，竟然隐藏着这么深

的玄机！”

“是的陛下，微臣对此也深感震惊。”

“照此看来，天刑盟的所有秘密，应该都藏在《兰亭序》真迹中了吧？”

“是，想必定是如此。”

“想必？”李世民目光狐疑，“你拿到《兰亭序》真迹后，就没有仔细做一番研究？”

“陛下圣明，微臣确实花了些心思揣摩，只可惜天资驽钝，终究没有任何发现。”

李世民本来还想追问下去，可转念一想，《兰亭序》真迹既已到手，日后大可从容研究，也不必急于这一时。沉默少顷，又问道：“你与辩才父女失散之后，为何不拿着《兰亭序》直接回京，而是跑到齐州去了？”

“回陛下，这是微臣的一点私心。与他们失散之后，微臣心中仍惦记着楚离桑，心想他们若还活着，可能会按原计划去齐州寻访故友，所以微臣就想过去碰碰运气，打算找着他们后，私下带楚离桑走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李世民忍不住大笑，“你是想诱拐人家女儿，让她跟你私奔？”

萧君默赧然道：“也……也算是吧。微臣是想，倘若既能将《兰亭序》献给陛下，又能与佳人长相厮守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当然，万一到头来，二者实在不可兼得，微臣也只能舍私情而保大义了。”

李世民点点头，似乎觉得这几句话还算老实，又道：“辩才要寻访的所谓友人，就是那个畏罪自杀的庾士奇吧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此人是不是天刑盟成员？”

“据微臣判断，应该不是。”

李世民眉头微蹙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其因有三：一、若庾士奇是天刑盟的人，行事必然低调缜密，绝不会用自家的青铜箭镞去射杀权万纪；二、事变当夜，庾士奇前来齐王府时，微臣已经让杜行敏控制了门禁，若他真是训练有素的秘密组织之人，必然会有所察觉，从而逃之夭夭；三、天刑盟分舵众多，彼此之间自然是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，若庾士奇是天刑盟之人，想要起兵造反，必会联络其他分舵以壮声威，可事实上也没有。综上所述，庾士奇应该只是当地的豪猾而已，不大可能是天刑盟之人。”

此前，萧君默已经把齐王叛乱的主要案情在奏疏中做了禀报，其中自然也提到了庾士奇，不过只大致提及他与齐王勾结造反，暗杀了权万纪，在萧君默诱捕之际

畏罪自杀，其余并未详述，所以李世民才有此一问。此刻，听完他的陈述，李世民也觉得无可辩驳，便道：“即使庾士奇不是天刑盟之人，可刺杀朝廷命官、企图谋反也是灭族之罪，你怎么就让你的儿子和家人全都溜了呢？”

当时庾士奇自杀后，萧君默赶着要去找楚离桑，匆匆离开了齐王府，不过临走前便已叮嘱罗彪暗中把庾平放跑，并让他带走庾士奇的遗体。由于当晚的齐王府异常混乱，谁也顾不上谁，所以庾平便在罗彪的帮助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，并连夜带着家人离开了齐州城，随后又遵照庾士奇的遗嘱远走他乡，躲进了深山老林。事后，萧君默虚张声势进行了一番搜捕，结果当然是什么人都没抓到。

“回陛下，虽说当时齐王府混乱不堪、诸事繁杂，但庾士奇自杀、庾平携家人潜逃一事，亦属微臣疏忽所致，微臣难辞其咎，还请陛下责罚。”萧君默说完又跪了下去。

李世民沉吟半晌，道：“罢了，齐州这场叛乱，全赖你机智果敢、应对有方，才得以迅速平定，即便有些过失，那也是功大于过，朕恕你无罪。”

既然庾士奇不太可能是天刑盟之人，李世民也懒得再深究了。

“谢陛下！”

今日这番廷对，君臣二人一问一答、语气平和，皇帝间或还发出朗声大笑，若在外人看来，气氛似乎颇为融洽，可只有萧君默心里清楚：今日皇帝所提的每一个问题，几乎都是一道凶险的关隘，稍有不慎便会引起怀疑，乃至暴露自己目前的真实身份。

所幸，面对皇帝巨细靡遗、刨根究底的追问，萧君默的回答真真假假、虚实实实，却无一露出破绽。最终，他还是凭借过人的智慧和胆魄一一跨越了这些生死关隘。

此刻，随着盘问的结束，萧君默才蓦然发觉自己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了。

“萧爱卿，”皇帝的声音再次响起，“你平定了齐王叛乱，有大功于朝，朕本欲擢升你为中将，不过今日你又献上了《兰亭序》，再立一功，朕决定给你一个更高的官职……”

李世民故意停了一下，卖了个关子，然后郑重其事地说出了那个官名。

萧君默一听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尽管之前早已料定自己很可能被破例提拔，可一下子擢升到如此高位，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

楚离桑没想到自己竟然可以心甘情愿地与冥藏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。



可事实正是如此。

眼下，在青龙坊这座大宅的后花园里，纷纷扬扬的雪花把一切景物都染成了凄惶的白色。楚离桑一动不动地坐在亭子里，望着这片白茫茫的世界怔怔出神。

她想起了娘，想起了小时候跟娘一起在尔雅当铺的后院堆雪人的情景。她记得娘每回都能堆起一个又大又漂亮的雪人，可她堆的雪人却总是歪歪扭扭、丑陋不堪。那时候她多么渴望自己快快长大，有一天也能堆一个比娘的更大更漂亮的雪人。去年冬天——也是她跟娘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最后一个冬天——雪下得特别大，娘突然来了兴致，就来拍她的门，邀她到庭院里堆雪人。当时她正和绿袖躲在屋里说悄悄话，对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几个年轻郎君评头论足，被娘打断了，便有些不耐烦。她把门拉开一条缝，意兴阑珊地说：“娘，我长大了，不想玩那种幼稚的把戏了。”

她记得当时娘的眼中掠过一丝失望，然后就笑着说：“对，桑儿长大了，娘不能再把你当小孩子看了。”

娘说完这句话后伸手想摸她的头，却被她躲开了。

她讨厌人家摸她的头。

娘怔住了，手僵在半空。她急着想跟绿袖继续刚才的话题，便忙不迭地把门又关上了。然后她和绿袖又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，说到开心处两人都咯咯大笑。她不知道娘是什么时候走的，当然也无从知道娘走的时候，心里是否带着一种深深的失落和感伤。

那时候她和娘在一起，经常会有不耐烦的感觉，因为她觉得娘老了，听不懂坊间最新的笑话，更不懂年轻人喜欢的东西，当然更不可能像绿袖一样跟她聊一些私密的话题。所以，她记不得自己给娘甩了多少次脸色，类似堆雪人这样当面拒绝娘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。她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更谈不上有什么愧疚之情。

然而此刻，无边的愧悔和内疚却强烈地啃噬着她的心。

她多么希望时光倒流，让她把每一次甩给娘看的脸色，都变成灿烂的笑容，再把每一次对娘的拒绝，都变成开心的应承；哪怕只给她一个瞬间，让她能够抱着娘说一声“对不起”也好，这样她的心就不会如此疼痛了……

泪水不知何时爬了楚离桑一脸。

绿袖站在一旁轻轻帮她抹眼泪：“娘子，你是不是……又想主母了？”

楚离桑强颜一笑，握住绿袖的手：“我们去堆雪人吧。”

不消片刻，一个漂亮的雪人便立在了后花园的雪地上。绿袖拿来两枚黑色的围棋子给它当眼睛，楚离桑捡了一根弯弯的小树枝做它微笑的嘴，正想再给它安上一